

茫茫大海孤岛守灯人

——鸡骨礁灯塔一天一夜体验报道

本报记者 薛亚林



■ 灯塔工领班胡宪根

你知道吗？长江口有3座灯塔：北侧是距崇明东滩12海里的佘山灯塔，南侧为靠近杭州湾的大戢山灯塔，中间的鸡骨礁灯塔距吴淞口60海里，是海事部门距离上海陆域最远的“眼睛”。这3座灯塔中，鸡骨礁面积最小、条件最艰苦，位置最重要：南来北往的海轮，从长江开出的大船都在“丁字路口”的鸡骨礁灯塔附近转弯。

几天前的清晨，6时已是又闷又热，只有这种天气，海上才会相对平静些。为体验艰辛而鲜为人知的灯塔工生活，记者搭乘“虎克3号”海钓快艇从小洋山出发。快艇航行1个半小时，到了鸡骨礁灯塔下面。

1 上鸡骨礁，奇险！

鸡骨礁到了，可是天呐，怎么上礁啊？没有码头，海面与礁上平台相差3米多高，怒浪在狂吼。如用玻璃钢快艇登礁，无疑是自毁快艇。我们跨上专门的铁壳冲锋艇，选择南面水泥平台登礁。狂暴的大浪在艇下冲击，冲锋艇上下颠簸，有1米多高落差，急流又横向将艇往外拉扯，冲锋艇开足马力吼叫着顶住了礁石。但石壁笔直，徒手难以上攀。就在此时礁上放下一架小铁梯。乘着涌浪往上托船头的瞬间，记者双手抓梯，急登两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记者被人一把拉了上去。心里大喊：“好险！”

平台上有一大堆烂铁架，原来是台卷扬机。一位灯塔工告诉记者，过去人员、粮草等物资上礁，全装进一只大蛇皮袋用卷扬机吊上吊下。现在卷扬机已被海风海水侵蚀烂掉了。鸡骨礁由大小五六块海中山脉的余端组成，水下地形复杂。湍急的潮汐在此受到阻遏，形成巨浪和漩涡，以前常有船只在鸡骨礁附近遇险。今天小潮，记者看清了嶙峋的礁石如刀劈斧砍，酷似鸡肋，船老大说，鸡骨礁由此得名。鸡骨礁上的建筑曾是军事工事，2块大礁石上建造了一座大碉堡，面积2500平方米左右，7层楼高，外墙锈迹斑斑，钢筋裸露；碉堡顶部即是灯塔塔楼基座，红白相间的塔楼像根烟囱——整个鸡骨礁灯塔如同一条历经沧桑的军舰，浮荡在茫茫大海中。碉堡里原来可住几百个士兵，如今军事已步入数字化时代，再在礁上驻军已无意义。部队撤走后，海事部门就在鸡骨礁建立了雷达站。在碉堡顶上新造了7层楼高的塔楼，安装了雷达和照明灯，与先前建好的其他雷达站一起，形成对长江口全面覆盖，扫除了在长江口的雷达盲点。

南面水泥平台没有围栏，倒有一层苔藓，非常湿滑，踩上去就像来到溜冰场，如不小心，就会滑落到海里。

记者围着碉堡转了一圈，发现礁上没有一草一木，甚至没有一把泥土。有的地方围栏已经局部腐蚀掉，摇晃欲坠。来到碉堡顶部平台，面积很大，东面是直升机停机坪，西面是发电机房，中部为7层楼高的塔楼。记者跟着领班胡宪根进入塔楼，里面没一丝风，简直像火炉，爬到塔顶，浑身已经透湿。尽管头顶太阳暴晒，衣服还是干不了。

2架雷达一刻不停地转动着，把长江口的船只尽收“眼底”；一架

2 鸟儿也不该飞临的孤岛

主灯、一架副灯，天黑便自动工作，给航船指路。海风是咸的湿的，风吹来，似乎把盐水粘在你身上。脚下海水碧蓝，远处四面是海平线，鸡骨礁孤零零地站在海中，真是大海一粟。

突然，记者看到塔顶角落里有2只已死的大黑鸟，蜷伏的鸟尸似在诉说死前的痛苦。小胡把死鸟拎起甩进海里，说，在礁上常常捡到死鸟。这些海鸟是从哪里飞来的呢？原来它们随轮船出海，跟在船后觅食，累了就在船上休息，但其

中有的飞到礁上歇脚，有的来躲避风雨，这下就惨了！由于礁边没有滩涂，没有水草，没有浮萍，鸟儿找不到一点食物和淡水，就飞不远，后来飞不动了，就饿死、渴死在礁上。这是个鸟儿也不该飞临的孤岛啊！

有的鸟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便滋生了苍蝇。礁上苍蝇因此很多，且特别大。礁上没有医生，一般的头痛脑热只能自己扛着。中午吃饭时，红头苍蝇就赶过来了，大家一手端黄酒，一手不停地挥舞着——赶苍蝇。

3 巨浪打上30多米高的平台

■ 岛上食物单调，灯塔工在高高的平台上钓鱼，改善伙食



礁上灯塔工编制5人，平时2人在大陆轮休，礁上的3人，每人4小时轮流值班。在礁上没有休息

天。主要任务是保证灯塔和雷达正常供电，维护发电机等设备，守护灯塔和礁上卫生。领班胡宪根精明强干，45岁，2003年参与塔楼建造。投资4000多万元的工程耗时一年多，改建后的灯塔发光自动化，雷达自动化。有关领导见小胡工作认真负责，招他当灯塔工，小胡有娴熟的水电工技术，留下来一千就是4年。晚饭后，小胡说太阳能热水器坏了，烧水洗澡吧。记者说天蛮热，也不好意思耗费礁上的罐装煤气，便用冷水。谁知这水也怪，虽在夏天，却冰冷刺骨，边洗边

发抖。问后才知淡水来自7楼上面500立方米的蓄水池，下雨时水从池顶注入储存，难怪冷如井水。灯塔工们除饮用的是罐装水外，其他生活用水一概是雨水。一度他们还用咸水洗过澡呢。“麦莎”台风来时，整个鸡骨礁在颤抖，海浪涌进楼梯通道，一条七八斤重的海鲈鱼也进了碉堡，巨浪打上30多米高的7楼平台，灌进蓄水池，将池内淡水变成了咸水，小胡他们不得已用咸水洗澡，盐分浸渍，身上皮肤如同被腌咸肉，松软的毛巾也变硬发涩了。

4 风中站不住，趴在雨水里爬进机房

晚饭后，灯塔工李和平给大家点好蚊香，紧挨一旁坐着，也不说话。这位憨厚壮实的汉子今年44岁，来自安徽，上礁一年多了，老婆孩子在老家。他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平时看不到外人，就3个人在一起，太了解了，话也说得差不多了。你们来，我们高兴。”

5楼是灯塔工工场间和生活区，每人一个小房间，各有一只电扇，饭厅里有电视机、冰柜等。领班小胡在饭厅里给大家打地铺。

一是睡在陌生处，二是头顶上发电机房一刻不停地轰鸣，三是耳边一刻不停的海涛声，四是身上一直在出汗，记者怎么也睡不着，好

不容易才入梦乡。不久醒了，脚背上痛痒难忍，一看已经肿了2只小包。于是就坐着等蚊子来，当拍死一只，发现礁上的蚊子比大陆上的小，不知为何却毒得很。护住脚部再睡，不久又被蚊子咬醒，蚊子透过裤子咬到膝盖上了。

此时已经夜深，小李轻手轻脚提着手灯回来，另一位灯塔工施金水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他们正要交接班。记者便去看交接班过程：发电机运转是否正常，航标灯是否正常闪烁，发电机的柴油是否足够。发电机房在屋顶平台上，从室内到机房有一段约20米的露天路。不管刮风

下雨，严寒冰冻，至少每4个小时要去机房检查一次。“麦莎”来时，从正面袭击鸡骨礁达40分钟，风雨交加，平台上的砖块石子全被刮到海里去了，一根5厘米粗的金属杆弯得像鱼竿，恰巧有一段电线短路，柴油发电机停止了工作。人在风中站不住，很可能会被刮到海里，小胡等3人就趴在雨水里，紧贴水泥地爬进机房，抢修了一个多小时才使机房恢复正常。据说台风来时，海浪打到5楼阳台是家常便饭，每次台风袭击，对他们就是一一场严峻的考验。

5 海上一片漆黑，巡夜感觉像梦游

记者怕蚊子，便随灯塔工老施巡夜。

礁上的午夜十分闷热，没有一点风；这是一个没有星月的深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却时而看到海水里有小像萤火虫似的闪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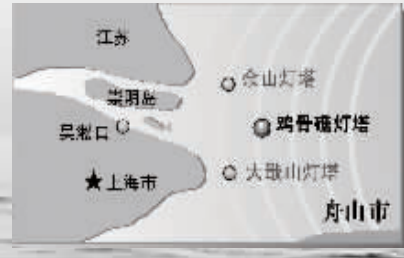
提着灯在礁上转圈，记者仿佛感觉世界上此时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涛声不停，仿佛来自大海深处的呐喊。老施说：“一天24小时里涨落潮共2次，而平潮不涨不落的时间只有1分钟，所以海浪一直在哗哗响。”

头顶上方航标灯的6条光束在夜空转动扫描，老施自豪地说：“几

十里海外的轮船能看到我们灯塔闪光。”老施今年51岁，高大魁梧，皮肤黝黑，以前在江西南昌看管劳教对象，去年下岗后经人介绍上礁上。老伴只知道老施在上海打工，一点也不知道他在海上，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的礁上工作。而老施很满意：“礁上待遇好，领导对我们很关心，吃住全是单位的，工资奖金是净收入。如果陆地上有人想跟我换工作，我还不愿意呢！说到苦，就是有些寂寞，有时感到孤独。每逢下半个月月弦亏缺的时候，夜里四周一片漆

黑，一个人在礁上巡视，没人说话，就好像在梦游一般……说真的，有时还真想家！”

■ 茫茫大海中的鸡骨礁灯塔
本版图片摄影
窦向东 薛亚林



新民图表

制图
贺信



6 怎么会有千百只老鼠『吱吱』乱叫？

同老施分手，记者回室内再睡。朦胧中听见“轰隆隆”的响声，接着又听到如同有千百只老鼠在附近“吱吱吱”地乱叫，随后又是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这是什么奇怪可怖的声响啊？

突然，记者感觉天摇地动，地铺上有人大叫“进水啦！”老施进来了灯，记者看到无数只蜻蜓围着日光灯管在飞舞，翅膀发出咔嚓声，原来海上已经刮起9级大风，下起大暴雨，雨水穿透纱门，横扫进室内。蜻蜓怎么会飞到这么远的孤岛上？老施说，蜻蜓身子轻，可以借助风力，随风飘飞。

原来，那“吱吱吱”声来自一扇扇窗户，是在风雨极猛烈的“攻击”下产生的嘶叫。此时记者才明白，为什么鸡骨礁建筑上所有门窗都是双层，与轮船上舷窗一样。记者想撑坐起来，但左肩一阵疼痛，左手臂竟然举不起来，原来肩部老伤复发了。诱因肯定是鸡骨礁上特别的潮湿，灯塔工用除湿机每天能在室内抽取满满一桶水。

记者一夜未眠，被各种奇异的声响惊吓下着，一直挨到海平线上露出曙光。

记者手记

由于大海“变脸”太快，先前记者曾几次联络海钓人包木船去鸡骨礁，均未成功。此次采访，得到上海“虎克船长”海钓俱乐部董事长、台湾同胞梁志恒先生等的大力支持，得以搭乘“虎克3号”海钓快艇，成功采访。

经历鸡骨礁一天一夜，记者深切体会到什么是默默奉献，什么是珍爱自己的工作岗位；当谈及百年灯塔即将走向无人值守的自动化，他们会是最后一代灯塔工时，几位守灯人异口同声：“我们热爱这工作，即使自动化了，也是要有人来管理它的嘛！”

这茫茫大海里的鸡骨礁，这孤岛守灯人，令人难忘！